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二.

東尼在電視台編過幾種舞步，他自己表演起來，舉手投足都有無比的韻味。他不僅跳而且邊跳邊唱，內容一定很精采，他們聽了都笑得打滾。只可惜對那些人物及逸事我不熟悉，聽來不知所云。貝珍看得心癢，執意要東尼教她跳。東尼便說：「跳這種舞先要練腿功，要踏得準，力道要恰到好處，我苦練多年才有今天。」

貝珍說：「那麼教我練習。」

東尼便找了一塊長約半公尺的木板，放在地上。在木板正下方，又擱了一根粗棍子，架成一個翹翹板。然後他交踏著腳步，口中喊著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每數到四，他的右腳便踏到翹起的一端，姿態優美，怡然自得。

他又放了一包火柴在翹翹板的另一端，每次一踏木板，火柴就被彈起。這時，他的左手便優雅地隨著轉動的身體抄起火柴。動作熟練的甚至閉上眼睛，也不會失手。

「重點是要把握踏點，控制力的大小，這一連串的動作要配合得自然而生動。」

貝珍試了又試，終於練到能把火柴拋起，且能用手去接的程度。

東尼說：「好了，妳現在蒙著眼，不許看。要能做到腳踏板子，再練用手去接。」

「不行，讓我多練一會。」貝珍求著。

「這也是練習的步驟呀，如果你習慣了依賴眼睛，就練不好了。」東尼說得有理。

於是東尼把她的眼睛用一塊黑布蒙住，再把木板移到她的左腳前。貝珍右腳踏了個空，大感意外，我們都笑了。她把黑布拉掉，一看木板竟在左腳，大發嬌嗔，說：「我一直是用右腳踏的。」

東尼說：「是我不對！忘了先跟你說該練習左腳了。」

於是再來一遍，東尼又把木板移到她右腳前，下令道：「左腳……」

只見貝珍左腳一踏，又是一個空，她不服氣。東尼又說：「我話還沒有說完，我是說左腳不要動！」

貝珍知道東尼存心逗她，心中也有了主意。這時東尼取了個塑膠杯子，裡面裝了水，放在翹翹板的另一端。以往他一定也捉弄過別人，所以深諳一些訣竅，他把杯子外側略為墊高。我們都笑個不停，貝珍倒很篤定。只聽得東尼一說：「踏左腳！」

貝珍想了一下，得意地舉起右腳，用力一踏。板子是踏中了，那杯水的角度也恰到好處，杯子被掀到半空，灑得滿天銀花花的透明珠子。貝珍站得最近，被水當頭澆下，變成了一隻道地的落湯雞。

鬧了一陣子，已經很晚了，我們才告辭回去。下了樓，剛走到陰濕的巷道中。突然間，東尼的神色大變。伸手摸著牆壁，全身虛脫，竟然滑倒在地上。

我嚇了一跳，忙過去把他扶起來：「你不舒服？」

他沒有說話，緊閉著雙眼，嘴唇不住地抖動，身子也縮成一團。我摸摸他的額，竟是冰冷，而且冒著虛汗。我被他這突如其來的狀態嚇得六神無主，想找貝珍來幫忙，又不敢就這樣把他丟下。想大聲求救，又怕驚擾了附近的居民。糟的是這一帶原本就行人稀少，這時一個人影也沒有。

「你千萬別動，我去找貝珍來。」我把他扶近牆邊，吩咐他說。

「不！不！千萬不要，我沒事，我這就起來。」他掙扎著坐好，打著石膏的右手用力把我推開。又試著以左手扶牆，自行站起。

這時，他的雙腿顯然虛弱無力。手一鬆，又滑倒在地，而且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。

我驚魂未定，實在不明白，剛才還生龍活虎地胡鬧，怎麼一出門便變成這樣？我想起那封電報，其中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，這時不便多言，也就靜靜地蹲在他身旁。

「我是個罪人！」他喃喃地呻吟著。

「不！你沒有錯，不要這樣說。」我猜多半是他的痛心處。

「是我的錯，是我應該負的責任。」

我不知道電報的內容，無法開口。但是我很瞭解他的心情，一個從來不提過去的人，多半是因為往日有著太深的創痛。

我學著用尼奧的話來勸他：「你在追求人生的真理，你將對人類有不可磨滅的貢獻，個人的幸福算什麼？」

他嗚嗚地哭得更加厲害，我知道此刻沉默是金，只得噤口不言。但是他越哭越傷心，聲音也越來越大，在靜夜中，空巷的回音，嗡嗡不絕。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我如果不能制止他，就得找人來幫忙：「現在夜深人靜，你這樣哭下去，貝珍一定會聽到！」

他並沒有停止，聲音卻小了一些，顯然在努力自制著。

「何必悶在心中呢？告訴我，讓我也分擔一點你的苦楚。」

他由懷中掏出那封已經汗濕的電報，巷中沒有路燈，黑暗中一個字都看不到。我只好交還給他說：「我們回去再說。」

他不肯起來，我又說：「我有過這樣的經驗，在悲痛中，最好放聲一哭。這裡離海灘很近，我們不妨回到大自然的懷抱，大家同聲一哭，你看如何？」

這時沒有月光，天上群星張狂地舞牙弄爪，地上卻撒了一片黑幕。我們走到海邊，海潮正在暴漲，白色的浪花在夜空下顯得猙獰無比。澎湃的濤聲則如同連珠的砲火，轟轟隆隆此起彼伏地爆炸不停。

東尼忍不住了，他撲倒在沙地上，號洩大哭。我則躲到遠遠的一角，記得在狂歡節的前夕，我也曾經深陷在痛苦的困境，與這片駭浪結過不解之緣。

自亙古以來，海濤終年不斷，有誰沒有聽過那淒厲的嘶吼呢？可是又有誰知道，其中每一聲的呼喚，是多少波浪由分而合，由合而分所激勵的呻吟？有的波浪輕輕柔柔，不過是一聲嘆息；有的則激昂慷慨，砰訇連響之餘，掀起了滿天浪花。

但是真正令人怵然心驚的，則是那屹立如山，厚厚重重的一脈晶壁。那是歷經了時空煎熬，堆疊了無數乖戾的憤懣，遠渡重洋而來的滔天巨浪。它來時，無聲無息，只是海平面在不知不覺中向上升起，天漸漸地變得低了。一望無垠的海水，已經凝聚成為一塊完整的磐石，高高在上，壓得人透不過氣來。

人生從古至今，又何嘗不是分分合合，是是非非，多少憂煩堆積在心頭？有人只是珠淚輕彈，也有人控制不住，號洩連聲。但是那些傷痛，遠遠比不上隱藏在沉默下，表面還敷滿了各種巧妙的偽裝，長時期壓抑的心頭塊壘。

這種塊壘，不發則已，一發就是風雲變色，山海倒置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然而渺小的人類又能看到什麼？海濤是一種聲音，哀痛也只是一種感受，非身歷其境有何從領會呢？說不定，在濱海的別墅中，有哪家豪門巨賈，正在歡度某個良辰，一陣微風，把天籟般送進了華麗的幃幕。在杯觥交錯下，感於上天的恩賜，有人說：

「聽！多麼美妙的潮音啊！」